

美學評論

第五輯

美學方法論漫議（黃海澄）

堅持美學研究的唯物主義方向（李昆山）

論自然美的客觀性（張芝）

談畫面上的虛與空（曾景初）

論墨子「非樂」（樂勛）

美学评论

第五辑

蔡仪 主编
宋协周 副主编

山东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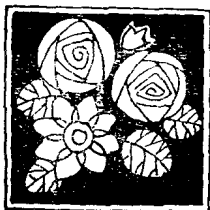
美学评林 第五辑

目 录

美学方法论漫议	黄海澄 (3)
从方法论上谈谈怎样探索美	邢煦寰 (14)
关于马克思美学思想研究中的方法论	何国瑞 (18)
“美是主客观统一”的论证中的形式逻辑问题	杨成寅 (31)
坚持美学研究的唯物主义方向	
——美学论坛巡礼有感	李昆山 (37)
论自然美的客观性	(杭州) 张 芝 (42)
浅论关于自然美的客观性	(武汉) 王受仁 (54)
物的本原性在美的发生中的意义	(上海) 胡惠林 (59)
从桂林山水谈自然美	(桂林) 周志诚 (66)
桂林山水和自然美	(南宁) 陆云翔 (73)
论画面上的虚与空	曾景初 (77)
迟桂飘香与艺术的灵感	
——郁达夫的名篇《迟桂花》读余漫谈	杨 义 (83)
“碧阴的秦淮河”与“幻灭的情思”	佟家桓 (88)
论墨子“非乐”	栾 勋 (91)
“巨人”渴求“行乐园”	
——文艺复兴时期的美育观(上)	涂 途 (102)
启蒙运动与康德美学	许 明 (112)
姚一苇的《诗学笺注》介绍	卢善庆 (118)
外国古典美学名著简介(五)[罗马]普罗提诺:	
《九章集》	武 生 (124)
编后记	(127)
本期题字	陈梗桥

美学方法论漫议

· 黄 海 澄 ·



科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常常与方法论上的变革联系在一起。在美学上，要取得进展，我以为研究方法应当有所改变。

有些研究美学的同志所用的似乎是传注经典的方法。他们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导美学研究，而是死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个别词句。他们立论的根据不是活生生的审美事实，立论的方式不是严密的逻辑论证，而是从经典著作中寻找一两句自以为对得上号的话，加以随意的引伸和发挥，便似乎完成了自己的理论。例如马克思在讲到私有制使劳动异化为劳动者的异己力量而和他相对立时曾指出：“劳动创造了美，但是，给劳动者生产了畸形。”马克思的话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有的美学研究者却抓住这句话加以曲解和引伸，得出结论说：“‘美’是劳动的产物”，“美……起源于劳动”。这与马克思的话的原意相去何啻万里！精美的劳动产品无疑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自然界经过人类的辛勤开发，确实增加了它诱人的美丽。“劳动创造了

美”是朴实的真理。但是马克思何曾说过一切美都是劳动创造的？恩格斯说过从煤焦油里提取出了茜草红，你能据此说一切茜草红都是从煤焦油里提取出来的吗？劳动是人的生存活动的主要内容，但并不是它的全部内容。用劳动的本质解释美的本质，总是要在审美事实面前碰壁的，因为它不仅不能解释大部分的自然美，而且不能解释大部分的社会美和艺术美。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革命的、不断发展的真理的体系。用教条主义方法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本身就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必然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精神实质的歪曲，并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十分有害。

钱学森同志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以后的一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并没有把科学技术的新成果用来丰富和深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往反而错误地去批判这些新理论，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例如摩尔根遗传学和基因的发现，化学键理论的共振论、控制论、人工智能、电子计算机代替人的一部分脑力劳动等等，都曾受到过某些批判。这些批判都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必须全部收回。”^①钱学森同志所指出的这些被错误地批判了的新理论，都被生产实践和科学实验证明是正确的，因而对它们的批判的不正确，也就同时得到了证明。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由于实践检验不象自然科学那样迅速而明显，由于某些社会科学理论的盖然性较强，因此，错批的东西就更多，更难纠正，更难收回。这就要求我们搞社会科学的人在批判一种新的学说和观点时，要格外慎重，倍加小心，严防错批或在批判错误的成分时连同某些合理的内核，也一并批判掉。

事实证明，美学理论和学说的多元化比一元化好。多种理论

^① 《哲学研究》，1980年第4期，第8页。

或学说的并存与互相竞争，是美学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巨大动力。通过各派理论或学说之间的相互论争，可以使各派理论或学说更精确化，体系更趋严谨而减少漏洞，并可促进新理论、新学说的产生，而错误的理论或学说，也会在论争中被淘汰。这样，也就同时增长了我们对西方一切腐朽的美学思想和文艺思想的抵抗能力与批判能力。

二

我觉得搞社会科学的人，十分需要从自然科学和横断科学学习并引进方法论。科学方法论是比哲学方法论在普遍性级次上次一级的、较为具体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是我们的世界观和哲学方法论，但是它不能代替具体的科学方法论。

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就是综合化、整体化。世界是一个整体，各个科学部门所研究的特殊对象，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处在整体的大的关系网里，在多层次的物质结构和多级次的物质运动形式中，各占有它的特殊位置。一个科学部门重大的理论突破，往往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这些方法移植到其他科学部门，又带来新的突破。本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突飞猛进的发展，产生了横跨各科学部门的所谓“横断科学”，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它们作为科学方法论，又以极大的效力推动着各科学部门的发展。科学方法的移植和渗透，已成为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潮流。

美学及其研究的对象，在整个科学世界和物质世界中，决不是与外界隔绝的孤岛。在现代，美学不应当再象 鲍姆嘉敦、康德、黑格尔时代那样，仅仅是哲学形而上学的附庸或一个分支，而应当是科学整体中的一个部门。它应当适应当代科学发展的潮流，从其他社会科学部门、自然科学、横断科学大胆地吸取科学

方法，从而使自己丰富和发展。这些科学方法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物，而是唯物辩证法的具体化和精密化。如果再象那些有洁癖的、如钱学森同志所说的“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那样，把现代的科学方法向美学的移植和渗透视为对它的亵渎，那么，它的发展的机运，也就微乎其微了。

我们是否可以探索一下把系统方法和控制论运用于美学的研究呢？从理论上讲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大家公认美学是一门复杂的精密科学，它牵涉的方面多，而系统论又是适应现代科学日益复杂化而产生的，它的方法最适用于研究发展着的复杂系统。我们可以把人类社会看作一个巨大的系统。这个系统并不是由某种神秘的外力控制的，而是自组织、自控制、自调节，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各种社会现象亦非无缘无故而产生，均有其存在的客观必然性。审美现象是适应系统自调节的需要而产生的，对于实现人类社会的稳态发展，具有明显的调控作用，是人类社会向更高的有序化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从系统论的观点看，每一个大的系统又可以包含若干层次和系列的次一级的系统。人类社会这个大系统，包含不同的种族、民族，在阶级社会里又分成不同的阶级、阶层。它们一旦获得相对的独立性，走上相对独立发展的道路，也就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具有自己独特的审美调节机制。人类社会除了有共同的审美调节机制因而有共同美之外，各民族、各阶级（它们之间是交叉关系）也有自己的审美调节机制，因而才有美的民族性、阶级性。每一个系统都是动态的，发展的，审美调节机制也是发展的，所以美和与之相对应的审美意识又有时代性。人类社会的审美现象既然是人类社会系统自身的调节机制，那么它就不能离开人类的生存活动而存在。因此，美也就有它的产生、发展和新陈代谢，决不会是从开天辟地

就存在、亘古不变的。既然人类社会的审美现象是在该系统自身中起调节和控制作用，那么人类社会系统中美的本源也只能在它自身，而不是在它之外。自然物是独立于人类而存在的，人类社会系统的美虽然独立于社会的个人的意识而存在，却不可能独立于人类社会系统而存在。所以，“关系”的概念在美学的研究中就显得特别重要，而系统论就恰恰十分强调系统中各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从已往传统思维方式的实物中心，转向关系中心。从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系统论、控制论的观点看来，人类社会系统的美，实质上是人的某种本质、本质力量或理想的形象显现。具体说来，就是人在政治——伦理性质上善的、在实际效用上对所属系统有益的、在发展级次上比较高级的本质、本质力量或理想的形象显现。这种形象显现，或曰感性显现，其方式是多样的，包括人以其身体、言语、行为的直接显现，物化于外在事物的间接显现，再现性的摹拟式显现以及由肖似造成的象征性显现等。用系统方法观察审美现象，在诸如美的发生与发展，美感心理结构与特征，艺术的本质，艺术美的来源和艺术美的成分，美的创造的规律等问题上，将会产生一系列新的观点。

三

“还原”的研究方法，也具有普遍方法论的意义，它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被广泛地采用着。所谓“还原”法，就是对高级物质运动形式中所包含的低级物质运动形式（例如生物体内的化学反应等等），进行还原的研究，探讨它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和在什么样的关节点上，飞跃为高级的物质运动形式而具有新质，目的仍然是加深对高级物质运动形式的认识。还原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方法。还原不是否认或抹煞物质的高级运动形式同

低级运动形式之间的质的区别,而是深化对这种质的区别的认识。

在美学方面,达尔文在研究生物学的过程中,对人类的审美现象曾进行过还原的研究,还原到动物水平上,并将某些动物对一定的色彩、声音、形状所造成的形式美的天然爱好,同人类的审美事实进行了比较的研究。他的结论是:人和某些较高级的动物对这些简单形式美的爱好有一致性,而人类的审美则与诸多复杂观念相联系,这是与其他动物所不同的。普列汉诺夫对达尔文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并不是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而基本上是肯定的。他在达尔文等人研究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探讨,并把这种研究提高到唯物史观的高度。

我们并不认为达尔文、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观点都是完美无缺的。在某些具体论点上,容或有修正、改进的必要。但是,我们对某些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对上述两人的研究方法及其成果的否定和攻击,向来持保留态度。我国有些研究美学的同志得出结论说:“人类的审美感觉和审美活动,都是在人类脱离了动物状态以后产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用动物的生理状态是不可能说明人类的审美感觉和审美活动的起源的”。这并不是个人的观点,而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其实,达尔文何尝否定过人类的审美和动物的审美之间质的区别?他在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说明人类的审美和动物的审美有相似处之后,紧接着就指出:“有许多景致显为非动物所能鉴赏,如夜间天空,美丽山水,或高尚音乐之类;惟高等嗜好乃由修养获得,且与复杂联想有关;非野蛮人或无教育人之所能享受者。”^①“人类既开化以后,其美之感觉,显然为一种尤复杂之

^① 达尔文著、马君武译:《人类原始及类择》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1部,第3章,第148页。

感情，且与各种智观念相结合也。”^① 达尔文既看到了人类和某些动物的审美的相似处（质的联系），又看到了它们之间的不同处（质的区别）。有些人没有弄清楚普遍和特殊、共性与个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以为同就是绝对地同，异就是绝对地异。他们对达尔文的指责是没有多少道理的。

普列汉诺夫把达尔文研究的终点作为自己的起点，由生物学转到社会学，以唯物史观研究了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如何由没有什么社会内容的动物的审美，发展为社会的人的充满社会内容的审美，以及人类的美的观念如何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结构的变迁）而发展。虽然如此，他仍未人为地割断人与许多动物在美感上的某些生理、心理的联系。他指出：“人们以及许多动物，都具有美的感觉，这就是说，他们都具有在一定事物或现象的影响下体验一种特殊的（“审美的”）快感的能力。但是究竟什么样的事物和现象给予他们这样的快感，这就决定于他们在其影响下受教育、生活和行动的那些条件。人的本性使他能够有审美的趣味和概念。他周围的条件决定着这个可能性怎样转变为现实；这些条件说明了一定的社会的人（即一定的社会、一定的民族、一定的阶级）正是有着这些而非其他的审美的趣味和概念。”^② 有的同志据此指责普列汉诺夫“把美感完全看作是生物性的本能”，说“普列汉诺夫从开始就讲错了，而且是一错到底。”这种指责是不对的。

第一，普列汉诺夫并未“把美感完全看作是生物的本能”，他只是说“审美的”能力，作为一种可能性，是人与许多动物共

^① 同上书，第2部，第13章，第2页。

^② 《没有地址的信 艺术与社会生活》，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7—18页。

有的。而这种可能性向现实性的推移，即实现了的美感，在人和动物却不是完全一样的。人的美感，以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现实条件为转移，动物的美感则决无这样的社会内容。指责者显然把可能性与现实性混为一谈了。

第二，人和某些动物虽然都有“审美的”能力，但是，这种能力在人和动物那里也有同与不同两个方面。人的审美能力既有生物学上的自然基础，又有社会学上的广义的文化基础。这就造成人的美感心理结构具有两个层次，即生物性美感能力和社会性美感能力。后者是在人类产生过程中，在前者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从发展的级次上看，后者高于前者，但却不会抛弃前者，而只能使前者纳入它本身的运动规律，二者是对立的统一。在某些动物那里，只有前一个层次而无后一个层次，即只有生物性的美感能力而无社会性的美感能力。就生物性的美感能力而言，在程度和范围上，动物也是无法与人类相比的。所以，动物只能感受由一定的色、音、形所造成的某些简单形式美（它当然有生物性内容）。这种简单形式美既可以与一定的社会内容相结合而表现某种社会内容，也可以不表现某种社会内容而只是有一定生物内容的形式美。动物是不可能感受任何社会内容的美的，社会的人则二者均可感受。当然，每个人由于主观条件不同，其感受程度是不会相同的。普列汉诺夫虽未这样明确地指出，但从他的美学著作的全部内容看，他并未混淆这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美感心理结构层次。例如，他曾指出：“人的本性（他的神经系统的生理本性）给了他以觉察节奏的音乐性和欣赏它的能力，而他的生产技术决定了这种能力后来的命运。”^①“自然给予人以能力，而这种能力的练习和实际运用则由他的文化发展进程所决

^① 同上书，第41页。

定。”^①从这些话里，我们可以隐约看出人的美感心理结构具有两个不同层次的思想的萌芽。对普列汉诺夫的指责，是由于没有理解他的这一萌芽状态的思想。

达尔文、普列汉诺夫等人对审美现象进行还原的、历史的研究，决不是把人类和某些动物的审美简单地等同起来，而是从它们的质的联系上研究它们之间质的区别，从而更深刻地认识审美现象的实质及其历史发展。尽管他们的某些具体结论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他们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却是主要的，他们的研究方法是可取之处的。

四

对于近代美学的实验方法，我们前些年也是指责多于研究。实验和观察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怎么能笼统地、不加分析地对实验方法采取一概否定的态度呢？近代实验美学，在具体做法上容或有改进的余地，他们所得出的某些结论也可能是错误的。但是，轻易地否定实验方法，并加以“资产阶级实验美学”的恶谥，恐怕未必是科学的态度。这与若干年前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叫做“资产阶级相对论”，不无某些相似之处。

西方古典美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是从属于一定哲学体系的。它往往是由某种哲学体系推演而来。这是所谓“自上而下”的方法。近代美学受自然科学和心理学的影 响，注重观察实验和审美经验的内省，由此上升为理论。这是所谓“自下而上”的方法。这种方法自有它的优点，不能一概排斥。

例如，我们有的同志从社会学的分析和哲学的推导，得出结论说：“自然的形式美的本质仍在它的客观社会性”。这结论是

^① 同上书，第43页。

否适合于一切自然的形式美呢？只消用极简单的实验、观察的方法就可以知道了。格罗塞指出：“红色——尤其是橙红色——是一切的民族都喜欢的，原始民族也同样喜欢它。我们只要留神察看我们的小孩，就可以晓得人类对于这颜色的爱好至今还很少改变。在每一个水彩画的颜料匣中，装朱砂红的管子总是最先用空的。”^①歌德在他的《色彩论》里也说：“如果一个孩子对某一颜色表示特别喜爱时，那一定是灿烂的红色。”对前人的这一观察结果如果不信的话，我们不妨作一简单实验：将一件红色鲜丽和另一件黑灰暗淡的衣服同时置于尚无社会意识的幼童面前，你看他选择哪一件？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前者。我们并不否认，大量美的事物是有社会内容的。即如红颜色的美，也可以与一定的社会内容相结合而成为具有社会内容的美，象红旗、红帽徽、红领章等等。但是，观察和实验的方法将会推翻我们用先验的、形而上学的演绎所得出的一切美都有社会性的结论。有社会性内容的美，只有具备相应的社会意识才可以感受，而社会意识却是不能遗传的，不是从先天带来的，而是在社会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尚无社会意识的幼童，能感受由诸如鲜艳的颜色，和谐的声音，对称的形体所造成的简单形式美，这事实就有力地说明了：存在着不带社会内容的某些形式美，艺术家可以利用、改造它为表现一定的社会内容服务。象音乐的美，起码有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它所使用的乐音，这些乐音的和谐组合，它的节奏，这是连幼童也可以感受从而得到愉快的，这愉快是一种初级的美感。第二个层次是艺术家通过音乐语言所表现的社会的人的感情，这种高级的美是幼童所无法感受的，因为他还没有感受它的社会心理基础，他还不懂得音乐语言。即使在成年人，也是深入所感者深，

^① 《艺术的起源》，商务印书馆版，第6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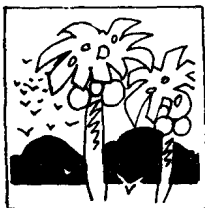
浅人所感者浅，美和美感心理结构的这两个大层次是相对应的。有的同志把简单形式美不叫做美，而叫做“美的条件”或“美的因素”，把对于它的感受也不叫做美感，而叫做“动物的快感”。这是一种为迁就自己关于美和美感的定义而人为地划定，即把不符合自己关于美和美感的定义的审美事实开除出去。这难道是科学的态度吗？

由此可见，以观察实验为基础的归纳法，可以与“自上而下”的演绎法互相补充，并可彼此纠正对方所造成的谬误。

自然科学在其发展的途程中，已经经历过几次大的综合。每一次综合所产生的新理论，都具有更大的普遍适用性。旧理论中的合理成分不是被推翻，而是作为新理论中的一个特例被包含在新的理论中。人类对于世界的认识，就是这样象接力赛跑一样向前发展着。美学发展到今天，已经积累了相当丰富的事实材料和思想资料。我们可不可以期望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从邻近的社会科学部门、自然科学和横断科学引进有效的科学方法，实现美学理论上的综合呢？这种期望是符合当今科学发展的历史潮流的，它的实现有待美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如果出现这种综合，那么所产生的新理论决不会是对前人的美学理论的全盘否定，它应当包括美学史上一切合理的理论或理论的合理成分，就象自然科学中的量子论和相对论不是根本推翻经典物理学、力学理论，而是把它作为特例包含在自身中那样。我们应当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努力工作。

从方法论上谈谈怎样探索美

· 邢 煦 寰 ·



不
论研究
什么问题，都
要有一个

个正确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我们探讨美是什么的问题、亦即美的本质问题，也同样不可须臾离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但是，在理论上自我标榜是一回事，在实际究竟怎样又是一回事。例如，有的同志把对美的本质问题的探讨，只规定为“三条道路”，即“从精神中，或从物质的属性中，或从人类的社会实践中去找寻对美的本质的说明”，

并断言，第三条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就很值得商榷。因为：

第一，探索美的本质的道路，固然要受整个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和制约，但二者不是一对一的关系。不能说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只有唯一的一条探索美的本质的道路与之对应，而应该说是有许多条道路和途径与之对应，“条条道路通罗马”。因此，过早地、简单地断言，只有从实践中去探索美的本质才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道路，而其它一切道路都是“错误的道路”、“徒劳无益的道路”，这种提法本身就是违反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

方法论的。同时，从事实来看，

“三条道路”论既概括不了历史上、也概括不了现实中多种多样的关于美的本质的研究道路和角度。比如狄德罗的“美在关系”论、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是生活”论；现实中有同志从价值的角度探索美，有的同志从美的规律角度探索美，有的同志认为美在形式等等，都不见得能纳入上述所谓“三条道路”。除过历史上一一些提法外，现实中的这些研究角度和途径，似亦不应过早地武断都一定不是马克思主义道路，因为这样说，只能限制人们从多方面探索美的本质，不利于这个问题研究的深入和发展。

第二，单纯地、孤立地从人的主观精神中去找美，或者从事物的自然属性中去找美，固然不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但也不能说是与马克思主义道路绝然对立的道路，更不能说是一条“徒劳无益的道

路”。因为人们对美的本质的探索 and 认识，正如人们对绝对真理的追求一样，是一个无数相对真理逐渐积累的过程，是人们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从不同的角度、沿着不同的探索道路所取得的一点一滴成果逐渐积累和融汇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荒谬的或不正确的认识也被逐渐扬弃和否定），而决不会象寻找什么东西一样突然在哪个峰巅或暗角垂手而得。马克思主义固然伟大、正确，但它绝非突然从天而降，而是逐渐吸收和积累了人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包括在奴隶主、地主和资本家社会里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创造形成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关于美的本质的科学结论，也不会突然从天而降，而必须是在批判地吸收和融汇历史上关于美的本质的一切研究成果（包括唯心主义的美论和机械唯物论的美论的带有片面性的成果）的基础上才能提出来。所以对于

从精神中探寻美的所谓主观派，决不是加以唯心主义帽子就可算完事了，而必须从中汲取那些比较重视人的主观因素对美和美感的影响和作用、比较重视对美和美感的社会性能的研究的合理性因素；对于从事物的属性中探寻美的所谓客观派，也决不能加以机械唯物论的帽子就算完事了，也必须从中汲取那些比较重视美的客观性、自然性研究的唯物论的基本因素；对于从其它不同角度和途径探寻美的各种美学学派，同样也不是为了给其戴个什么帽子就算完事，而必须善于从中汲取一切合理的因素。我们认为：关于美的本质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结论，也只有在这一不断汲取、融汇各种合理因素的过程中，才会逐步提出来。

第三，我们认为：1. 从精神中探索美也不一定是唯心主义。比如：人们可以探索精神美，并不能就归结为唯心主

义，这里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的界限在于承认不承认这种精神美与客观世界的联系，而不在承认不承认有精神美。再比如：人们都在研究艺术美，而艺术美就是一种观念形态的美，也就是一种精神美。不能说探索这种艺术美就是唯心主义。这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界限也在于是否承认艺术美与客观世界、社会生活的联系，而不在于承认不承认有艺术美。2. 从事物的客观属性中探索美也不一定就是唯物主义。比如柏拉图认为美就是“理念”、黑格尔认为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他们都不认为美是主观的，而认为美在客观，但他们不是唯物主义者，而是哲学史上有名的唯心主义者。再比如杜威认为美在于物的一种“包容力”(Capacity)，但他并不是唯物主义者，也是有名的唯心主义者。

3. 从实践中探索美也不一定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比如我国